楚寶

楚寶卷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illegible]和較訂

智謀

朱建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

謀得不誅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稅當為襚）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

税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帝幸臣閎籍孺。（當作閎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

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蚤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

迺驚單于遂兎匈奴中

史懐曰平原君朱建剛直竟以貧故不能葬母爲辟陽侯所取身與名俱殉之可見貧亦士之累也有經世用人之責者豈可使士以貧哉若田叔宛畧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貧百金累先人名志士哉田叔過朱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貧者也

聖歎曰朱建以身許辟陽侯雖爲葬母亦是憒根此身不見知于世耳觀陸生賀辟陽侯數語便可知其志顧建豈貧困所能累哉嗟乎士處貧易處

卿已離身與名又當別論

袁盎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亾與亾、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
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
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
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
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
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
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
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
上因遷之蜀檻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
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
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
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
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
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
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
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

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

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

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
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
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
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
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
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
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

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

下從代來、每朔、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

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乘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

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否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鬭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
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
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
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
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
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
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

陵郭門外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鍾惺曰袁盎有智數人每于強諫中微寓獻婿之意自結于人主作用甚巧爾縱甚工人知其

直而不知其譎太史公以善傳會三字蓋之得其情矣

又曰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由此觀之削地之說發下盎而盎乃以此殺盎錯漢何以服錯哉

且發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殺錯後漢遣盎說吳不下則殺錯之效可見矣且爲使底

遣盎何以謝漢謝錯也漢便法矣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

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勣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

嘗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鎭荆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

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束裝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

出於是統遂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

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

俗士。豈。識時務。此、閒、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

與士元也、

新語曰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

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

事、德操曰、子且下、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

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

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

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

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孫到吳聞此入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手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甚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

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鍾惺曰悔者不爲爲者不悔先主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于吳也此悔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于後而不得不爲之于前者此類是也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

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

之數遣祥故所親信入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揚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又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

武人敬慕足下。王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宏少降意也。巳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予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予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予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予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衆皆舍干戈赴諸

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閒府庫充實

鍾惺曰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粗作漢末名士習氣至入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于我巴輸飛遠矣巴在蜀以隨附非素懼見嫌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

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初皆怖威夙夜供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勑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掠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於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周瑜傳曰權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幷力逆曹公、遇

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曹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赤壁考

按江漢閒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黄州嘉魚江夏當從嘉魚縣西者爲是唐元和志云在蒲圻縣西與烏林峯對葢初蒲圻地今屬嘉魚也史稱昭烈居樊口進兵逆操遇于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史稱赤壁初戰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宋謝疊山云予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見石巖有赤壁二字因登岸閲赤壁其北岸曰烏林又曰烏巢乃漢陽境有烈火岡上有周公瑾廟至今土人

畊、地、得、弩、箭、鏃、長、尺、餘、或、得、斷、鎗、折、戟、以今嘉魚赤壁合之、信、爲、瑜、破、曹、操、處、無、疑、其他四處、皆非是、若黃州赤壁、原名赤鼻、蘇文忠特借曹事、譏當時用事者爾、

桓階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今長沙縣）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

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衆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

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
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
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還尚書典選舉曹仁爲
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
閤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
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
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
耶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二者誠以大
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

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不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于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而還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諡曰貞侯子嘉嗣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嗣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在郡時儉言食醬齏

上聞之歎戲之曰卿家譬嶠得不減耶乃詔曰昝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臘之秩宜予守約軍食魚餐而有加粱之賜豈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其賜射鹿師二人幷晳聖楷按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爲尚書著名南方階孫陵字元徵亦有名于晉武帝世仕至滎陽太守卒令郡乘既不能詳其家世又幷階之行事而畧之彼撰先賢耆舊傳者又何人哉每念張謂一碑不勝煩爾冥冥之歎

蒯越

蒯越字異度，襄陽邔中廬人，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荊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司馬彪戰畧曰劉表之初爲荆州也江南宗賊盛
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
守貝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
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
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
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
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
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之策乎表
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

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
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善者
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
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
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
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
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
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
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

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年未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聲、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將吏悉皆歸附、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

明、衿、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
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
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溶起、下地以拜孤謝、
卽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
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
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
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
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爲。州。人。

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怨此亦侏儒觀
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
斬平之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爲少
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
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
害加騭有名勢在在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
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
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衆作殃濬遂斬之其奉
法不憚私讎皆此類也鏗義隱薺以口辯爲豪傑所

其濟子蕭亦與周旋儕倫之濟聞大怒疏責蕭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濟及蕃圖叛誅夷衆乃懾服時濟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濟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濟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於濟而召旌還免官赤烏二年濟卒子蕭嗣

聖楷按濬本傳止載討五谿蠻、與手刃呂壹二事、殊不盡其行事、故叙次、無色、玆、採、合江表傳與吳書、差可觀、江表傳又云、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蹔出耳、不復如往日之好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楊儀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征戎節度取辯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於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

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楚國先賢傳曰、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號曰德行楊君、

魏延傳曰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費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

之已不及矣延遣入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

晉書宣帝紀曰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

命不之過。於是楊儀結陳而去。
聖揣曰按延傳與晉紀所云儀之討延全師功固不少然而致延背叛夷其三族上下震動幾生外寇儀安得自處無過乎而卒以怨憤自殺其身雖云猶狹之性夫亦好遷之道有不爽也李漢輔臣贊曰威公猶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過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此亦惜其灰身無術矣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隣所重常推誠
行己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
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叅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
反承為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又盡誅之而
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
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
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騫有節操
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

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甘卓傳曰王敦稱兵、甘卓欲舉義、不能決、時湘州
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
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
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
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
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
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
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

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以隗囂竇融之衆奪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叔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喩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石城在今沔陽州東南）絕荊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

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猶又謂卓曰今旣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强我弱是不量虎賁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衆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畏也擁强衆藉威名杖節而行登王含所能御哉逆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鎭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羽也如是

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顧將軍熟慮之卓於是以叅軍虞冲與騖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其固守

聖楷曰譙王承之討逆也長沙桓雄虞悝諸人皆爭爲之死所謂義高田叔節邁解揚斯無愧矣鄧騫素以忠信著稱乃一旦坐觀成敗出就魏乂曾無抗辭正性折忤雄奸又湎然受其別駕之命長者固如是哉當譙王承湘州刺史之命初下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此非無先識者也及

其使說甘卓侃侃正議知卓之不可有爲而去之又何其知人之哲也原其用心蓋容身之智有餘而成仁之念不篤故貫國委屈可以博正直之名趨時察變不損其識量之遠士品至此爲之三歎

朱朴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荊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亾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

然矣夫襄鄧之西戎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風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屬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令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直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

極選也不報朴為人木彊無他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戸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後數月罷為秘書監三貶郴州司戸叅軍卒

聖楷曰朴為人雖不可詳若其議都襄鄧則誠良策也宋陳亮中興論與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皆惓

惓以褻鄧爲言豈非謂形勢之消長亦天命人心所由係哉我

國家撫有全盛褻鄧一隅固不足煩遠慮亦何至令羣盜出没其間邪蔓莚之不除也顧瞻周道可勝流涕

王登

王登字景宋德安府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脅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至蕭總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吳淵爲制置使邀事甚急因憶躬潛盛言王登才略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弈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間

小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
呼諸將共議衆至驩羅曰眾宋在此淵曰汝崔欲而
門出眾宋欲從方城如何衆曰惟命登曰用兵忠不
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孔大師中撐一人為節
制淵曰請監丞出正為此也即書銀牌曰監丞代共
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其甲登至沙市推牛
醮酒得七千人醬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
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宋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
有制劄在不敢私也眾股栗聽命竟立奇功於淮河

趙葵爲制置使握登手曰景宋一身膽。情相見晚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辟充參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余思忠及徐制幾讒于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辦鍾蜚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炣劾思忠其黨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于登不能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

楚、寶、

至、發、尚、勝、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中、府、經、漢、陽、有、獨、聲、呼、群、舜、中、者、三、左右、曰、衆、來、聲、也、是、夕、舜、中、暴、卒、

聖構曰自古離亂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蔚然自赴功名之會者。固不乏人。然或沉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卽。偶。一。用。之。而。卒。沮。于。疑。忌。如。王。發。難。又。可。勝。歎。哉。此、俊、傑、之、士、所、以、扼、腕、而、不、顧、也。

楚寶諫諍論次

夫爲人臣而以諫君得名固非其臣之幸矣況復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燋爛于危年廿減亾于晉日者乎大聖人傷之是以有取于諷諫焉非謂直諫之終不可行也自蘇洵設爲機智勇辨之說而後世之以諫沽名以不諫容身者皆得籍口于事君矣古之人臣安有是哉故知術諫易忠諫難以諫事君易以不諫事君爲尤難也述諫諍第六凡二卷

諫諍一

諫諍二

楚寶諫諍論次終